

## 第七課 近代的延福事業與延福機構

在開始研習之前，讓我們先彼此分享一些經歷。

你曾經為了一個夢想或目標竭力奮鬥，或者現在正為此奮鬥，作出不少犧牲嗎？試分享這個夢想或目標是甚麼？你付出了什麼努力，以及作出了怎樣的犧牲？分享時間按情況而定，若大家很熱烈，時間可以長一些。

進入第七課的學習之先，我們重溫一下過去所學習的延福範式。

**在新約的初期教會**，很多先賢付上了生命，見證所信的，或以文字護教，辯明真道，不讓異端和異教乘機擾亂。在首五個世紀，基督教的發展迅速，特別是在四世紀被羅馬帝國承認為國教後，可以自由地傳揚，但卻帶來了奢華、腐敗，這是我們要作為鑑戒的。

**中古時代**，羅馬教廷的神職人員和信徒，努力建立了很多修道院，除了傳播福音外，也提升了人民的生活質素。這時期的福音傳播，以修道院為主導，隨着修院在全球各地建立，福音也邁向全球。這是羅馬教廷所用的範式，我們已研習過。十六世紀**宗教改革**，改革派基督教會建立，有稱為基督新教，但在本課程我們統稱為更正宗。更正宗在福音傳播方面，不循修會範式。在上一課，我們提到更正宗第一個重要的突破，就是莫拉維亞弟兄會的福音移民範式，帶職延福。

進入十八世紀末，更正宗有另一個突破，就是由差傳組織來推動延福工作。

**二十世紀**中葉以後，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，創啟世界佔了全球的絕大部分，福音工作受到很多阻撓，延福模式也隨着創新多變，整全服侍的延福範式是一個新趨勢，詳細內容留待下一課再討論。

無論採用什麼範式，馬太福音二十四章 14 節的教導都是我們的指引：當天國的福音傳遍天下，萬民得贖，終結便會來到。

### 更正宗教會的復興

在第六課，我們提到宗教改革後，更正宗廣傳福音的起步慢了，原因是教廷和改革運動產生對抗，帶來了一連串的戰爭。宗教改革運動之後，天主教和更正宗尖

銳對立，加上周邊的國家紛紛崛起，分別支持教廷和改革派，1618 年到 1648 年爆發了全歐洲的大規模戰爭，延續了三十年。尤其是 1620 年的「白山之戰」，波希米亞的更正宗信徒慘敗，被迫到處躲避。莫拉維亞弟兄會就是其中一群，幸虧得到伯爵親岑多夫的收容，才得以壯大。我們已研習過了。

宗教改革後，改革派的教會用上許多精力來辯證教義，建立更正宗的教義體系，無暇兼顧向外延福的大使命事業，以致延福事業起步稍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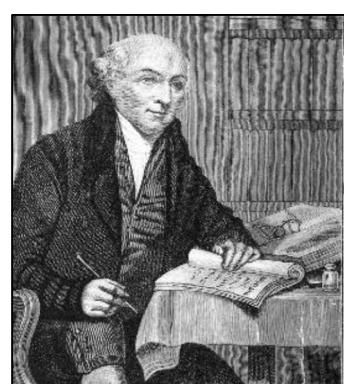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莫拉維亞弟兄會的心志，堅定了約翰衛斯理的信心。約翰衛斯理是十八世紀的一位奮興佈道家，也是循道會的始創者。他出身於一個敬虔的家庭，大學畢業後接受神學裝備，成為牧者。在一次前往美洲的船上，遇上大風浪，船好像快要沉沒了，但船上一群莫拉維亞弟兄面對死亡也不畏懼的勇氣，帶給約翰衛斯理很大的震撼。回到英國後，他去參加莫拉維亞弟兄會的聚會，會中有人宣讀馬丁路德為《羅馬書》所寫的序文。上帝的靈感動他。確信自己已因信得救，從此到處宣講「因信得救」的道理。

當時的英國正處於大變遷。社會上，工業革命方興未艾，社會結構動搖，人們廉價出賣勞力，工時長，環境惡劣。而政治上，封建制度已近崩潰，但貴族仍掌握特權，人民備受壓榨，生活困苦，勞工階層常借酒消愁，酒鋪處處可見。而當時的教會徒具形式，成為貴族的工具，對勞工階層不聞不問，根本無法承擔救人靈魂、扭轉社會風氣的文化使命。

約翰衛斯理向基層百姓們宣講救恩，關懷貧困者，也進入監獄向囚犯宣講。這與傳統的英國教會格格不入，被拒絕進入教堂，於是他就站在露天講道；基層百姓沒法上學，他便辦學校和主日學，教導孩童以及成年人信仰和學問。他這樣的做法，為英國普羅大眾帶來一股復興的火燄，一發不可收拾，福音的熱潮在不可抗拒的情況下積極地擴展。

## 更正宗延福的開始

數十年後，一位英國鞋匠威廉克理（William Carey），受到約翰衛斯理生平的激勵，有堅定的心志，堅持要履行使命。雖然被長老們拒絕，但也要前往印度，和他的朋輩創立了英國浸信會差會（BMS），使更正宗沉寂了多年的向



外開拓的工作，因此得以振興。

因為克理的堅持和浸信會差會的成立，英國和歐洲相繼有多間差派機構成立，影響及於美洲，遂掀起一股跨地域服侍的新浪潮。因此，**威廉克理被讚譽為更正宗的「近代宣教之父」**。在這個課程，我們不用宣教，會用延福一詞，所以**我們會稱威廉克理是「近代延福之父」**。

## 為神作大事的威廉克理

這位近代延福之父出生於英倫中部一個貧窮的人家，從小好學。14 歲在鞋店當學徒，同事欣賞他的忠誠和勤奮，領他信了主。在工作餘暇，他用心讀聖經，又借閱老板的屬靈書籍。1783 年他受浸加入浸信會，1787 年成為帶職的教會牧者，並且很受歡迎。

當時英國教會有一個普遍的看法，認為上帝自有辦法拯救人類，基督徒不必操心。但克理勤讀名人傳記，受到大衛布廉納 ( David Brainerd ) 的事蹟所感動，又讀到約翰衛斯理 ( John Wesley ) 的傳記及航海家庫克 ( James Cook ) 的航海日誌，立志要將福音傳到普天下。

為讓大家認識不同地區的需要，他用心寫了一本經典的小書，名為《基督徒向異教徒傳福音的責任及方法的探討》( *An Enquiry into the Obligation of Christians to Use Means for the Conversion of the Heathens* )，書中提到有很多地方的人仍未聽過福音。他在 1789 年的浸聯會年會上分發這小書，並提出要履行大使命，卻被大會主席當眾教訓，說：「年輕人，坐下！當上帝要叫異教徒悔改的時候，祂知道怎樣去作，用不着你我操心。」

1792 年，克理宣講了一篇劃時代的信息，經文取自以賽亞書第五十四章 2-3 節：要擴張你帳幕之地，伸展你居所的幔子，不要縮回；要放長你的繩子，堅固你的橛子。因為你要向左向右開展，你的後裔必得列國為業，又使荒廢的城鎮有人居住。信息結束時，他還說了「**望神作大事，為神作大事**」這句話，感動了很多人的心，也成為傳誦至今的名句，這段經文也成了他的座右銘。



克理的名句刻在加爾各答教會的門上說了「**望神作大事，為神作大事**」這句話，感動了很多人的心，也成為傳誦至今的名句，這段經文也成了他的座右銘。

但克理並沒有坐下來，12 位教牧聯合組成英國浸信會差會，支持他到國外去，這是更正宗的第一個差會。當時，印度是英國的殖民地，英國在當地的東印度公司反對他向印度教徒傳教，所以他和兩位同道中人在 1793 年抵達印度大陸時，到了加爾各答附近的丹麥殖民地塞蘭坡 ( Serampore )，並獲得丹麥護照及居留權。他在當地的一個主要工作策略是翻譯聖經，為了讓當地人讀到上帝的話。他翻譯聖經為多種印度當地的語文，特別是梵文、孟加拉語及一種快將失落的古老馬拉都語，他對這三種語言精通的程度，足以在加爾各答培訓公務員的威廉堡學院 ( Fort William College ) 任教。此外，他還將一些印度文學書籍翻譯成英語，藉此將印度的文化介紹給歐洲人，使人關心這片土地。

1793 年來到加爾各答，未能以傳教士身份長居，只得以商人身份逗留，上帝為克理預備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從商。其中有擅長印刷和管理的華德 ( William Ward )，又有馬士曼 ( Joshua Marshman ) 和其他三個家庭。馬士曼出身織布工人，並作教師多年，也是語文學者。因為得到的支持經費有限，馬士曼夫婦創立了三所學校：二所收費學校，教導歐洲人的子弟，所得學費全用來幫助事工；一所給印度兒童的免費學校。這樣的經營，延福事工的費用可以自給自足，到 1813 年，在塞蘭坡的服侍人員達到 200 名，有 10 部印刷機在運作。

威廉克理沒有什麼學歷，但很勤奮，學懂了多國語言，帶領團隊完成了 40 種語言的聖經翻譯，並且出版。他和團隊同工們什麼都願意去作，園藝、種植、改革農業，又懂印刷、辦報紙、也懂經濟、管理，並且推動社會改革。倡導以人性來對付麻瘋者，反對印度焚燒寡婦殉夫、溺斃女嬰的習俗、廢除迷信、禁止壓制女性，促進了印度的現代化。他能完成如此多的工作，是因為他有宏大的心志，帶領團隊一起身體力行實踐自己所說的話：「望神作大事，為神作大事。」

## 克理遇到的文化難題

威廉克理在印度遇上不少文化上的難題，讓我們來思考一下如何面對或改變。

1. 把嬰孩獻給恆河的神明，還願報答神恩。
2. 女性地位低賤，不能讀書識字，絕大部分文盲，常受男性欺侮。
3. 丈夫死後，妻子被縛與丈夫一同火葬，不能獨活。
4. 迷信輪迴，若不願接受今生的待遇，或作壞事，下世便會輪迴為更低的階層。

5. 把痲瘋病人處死，認為以暴力結束生命使身體得潔淨，有助輪迴，下世有福。
6. 通過與廟妓交合，男人把自己的罪孽卸給廟妓，自己就得潔淨。
7. 耕種方法落後，農民糧食不足，得不到溫飽。

### 延福本身有整全祝福的使命

威廉克理帶領着整個團隊，作了很多對印度人民和社會有益的事，其中包括：

- 翻譯聖經，使人能用自己的母語聽到神的話。
- 引進印刷技術，印刷聖經，希望人人都能讀聖經。為提高識字率，他編寫字典。
- 建立報紙業務，把新聞業帶進印度社會。
- 開辦痲瘋病醫院，醫治這個使人恐懼的病症。
- 他建議設立儲蓄銀行，以免當地人向高利貸借錢而被欺壓。
- 對植物作出系統性的鑑定、分析，改革了園藝種植，也促進耕作的生產力。
- 他維護女性權益，促使立法廢除焚燒寡婦作為陪葬的俗例。
- 開辦女子學校，使女性可以接受教育。
- 破除迷信，促使政府立法禁止父母殺害嬰孩來獻祭。

威廉克理的團隊就是透過這些服侍，把落後、迷信宿命的印度，慢慢步進現代文明，更使印度一個地區，從迷信轉變為基督徒居多的地區。

### 有形的建設帶來無價的進步

當時歐洲國家的殖民主義並沒有給印度社會帶來什麼好處，印度人普遍對外國人沒有好感，傳教士也受牽連。因為不同國家設在印度的東印度公司，只為賺取利潤，彼此競爭，更利用軍事勢力，壟斷貿易。但克理的團隊與英國商人合作，開辦工廠，增加就業；又組織農業及園藝協會，設立痲瘋病醫院；並開辦印刷廠印製聖經外，又辦報業，讓人知道社會新聞，開啟民智。此外，更開設了全亞洲第一所有認可學位的大學。我們無法細數他們的貢獻，但若能祝福當地大眾的，便會受到尊重。印度獨立後第一位總理尼赫魯（Jawaharlal Nehru）的著作中，對傳教士把印度複雜的語言作出研究和發展，表達欣賞，因為他們尊重印度文化。先對基督信仰不抗拒，繼而欣賞並接受，這正是延福由大空間進入小空間的過程。

### 團隊精神，互相補足

在工場上，若是孤身作戰，會很艱難，若是有團隊彼此支援、合作，成就會很明

顯。威廉克理的團隊就是一個好例子。

威廉克理、馬士曼、華德彼此配搭同工，被稱為塞蘭坡三子（Serampore Trio），在家庭方面也互相支援。克里的妻子因為不適應印度生活，情緒很不穩定，在五歲的兒子死於痢疾後，更有了精神病，後來也病逝了。馬士曼的太太哈拿幫助照顧孩子，華德則幫助教導孩子學習。

從克理的例子可見，若不是有夥伴家庭互相照顧，共同分擔艱難，他的孩子便無法健康成長。

克理的四個兒子 Felix, William, Jabez, Jonathan，長大後都承擔使命，獻身服侍，從事傳道和延福相關的工作。



威廉克理在加爾各答的墓碑

## 延福團隊是動態的架構

### 延福使者需要支援的組織

使者在工場上不能孤身迎戰，需要有團隊支援。而支援的團隊，需要靈活和機動，有在前線，也需要在後方的，雙方緊密連繫，靈活配搭，不能因循守舊。

前面提到，克理的 12 位志同道合的教牧，聯合組成英國浸信會差會，支持他到國外去。這個團隊並非差派了便引退，而是持久地支援克理的需要。有一篇文章〈誰是威廉克理？〉其中一小段這樣寫：

一位圖書管理學的研究生站起來說：「威廉克理是印度大陸成立借閱圖書館觀念的先驅。當東印度公司裝運一船一船的彈藥和兵士來壓制印度時，克理要求他在浸信會差會的朋友，把一箱一箱的書籍與種子送到這些船上。他相信這樣做，會使印度的土壤得以重生，使印度人民接受可以有自由思想的觀念。克理的目的是創造一種使用方言的本土文學，但在這種文學未成形之前，印度人需要從世界各地接受知識與智慧，以期迅速趕上其它文化。他希望透過借閱圖書館能讓印度人獲得普世的資訊。」

如此看來，若不是前、後方的配搭，威廉克理能成功在印度設立借閱圖書館嗎？這就是有一個團隊作支援的優勢了！這團隊可以是延福使者所屬的堂會，或使者加入的某個延福機構，也可以是其他相關的獨立組織。

其實，這類的延福團隊，自保羅時代已經存在了，只是形式不同而已。保羅和巴

拿巴受安提阿教會差派，但嚴格來說，保羅是被安提阿教會「送出去」( send off )，而不是「差出去」( send out )，他或許會向安提阿教會匯報，但並非受教會的指令。而且出去的並不只有他們兩人，保羅也會在當地物色同路人同心同行，第四課已提到團隊有不少成員，這就是延福機構的雛型。另一方面，我們也要了解保羅團隊的運作方式：他確實受安提阿教會所差派，但當他離開了安提阿便是獨立、自主的。同時，這團隊若因需要，經濟上可以完全自立，有時也不是單單依賴安提阿教會，也會依賴團隊們努力傳福音而建立的教會。這樣的形式，可以讓保羅這個團隊的事奉更靈活，是我們今日可以效法的形式。

## 延福團隊是動態的架構

著名的學者溫德 ( Ralph Winter ) 把堂會和教區統稱為靜態架構 ( modalities )，而把向外傳福音的組織稱為動態架構 ( sodalities )，前面所提及的修道院，就是屬於這類組織。保羅組織的動態團隊，在各處建立靜態架構的堂會，牧養信徒，培訓承傳的人。可見動、靜態明顯有共生的關係。但如上述，**保羅的動態團隊並非由安提阿教會遙控運作**，而是一群「巡迴的會眾」，有絕對的自主權和自治權。**動態架構和靜態架構在本質上是有分別的**。靜態架構的堂會是一群上帝的子民，男女老少聚集在這大家庭內，融洽相處，彼此關懷。動態架構則是在教會以外，由熱心於某項事奉的人士和經驗豐富的基督徒工人所組成，從事教會外的工作，參與的人在教會之外委身這個「新架構」。

靜態架構與動態架構之間，可能會因經費、人力等資源而對立，但可以互相支持。中世紀時，就是這兩種模式結合，修會與教區攜手合作從事福音工作，使延福工作得以發展。這兩種模式的融合，為羅馬教廷帶來普世基督教運動最輝煌的一頁，是一個值得效法的方式。

更正宗方面，十八世紀成立的英國浸信會差會是更正宗第一個動態架構，是重大的發展。隨後，不少類似的團體紛紛成立，大多隸屬於一個宗派。克理往印度後，另一個延福機構在倫敦成立了，在蘇格蘭又成立了兩個、荷蘭一個，然後英格蘭又再成立一個。25 年內，大西洋兩岸成立了 12 個延福機構。到此，威廉克理堅持延福事工必須由延福團隊推動的理念，明顯得到了支持。

延福團隊的出現，使更正宗的外展工作有了好的開始，十九世紀是更正宗積極參

與普世延福大業的第一個世紀，人才輩出，被稱為更正宗的「偉大世紀」。可是，架構也出現了盲點。這些以宗派主導的動態架構，趨向在每一個地區都只建立靜態架構的堂會，並沒有努力建立類似自己的動態架構，導致工場上的堂會失去了向外拓展的動力。第二次世界大戰前，這類宗派性的組織更出現了不利的因素，工場的財政預算很多都由總會來製訂，工場上的獨立性和靈活性就減少了。因此，一批獨立的新機構出現，多不以教會為中心，戰事結束後，數目更多。

## 信心延福機構的出現

十九世紀末，出現了一種完全與教會分離的組織，憑信心成立和運作的機構，戴德生的中國內地會（CIM）首開先河，會在下一課較詳細介紹然後，40 間以上這類的新機構漸漸成型，稱為開拓性的組織，中國內地會之外，有蘇丹內地會、非洲內地會等。此外，在 1865 年，美國的未婚婦女成立了一個專門差派婦女的機構，像女修會一樣，完全由本地單身婦女管理和差派去國外延福。

在華人方面，二十世紀也有不少信心機構創立，如全球性的中國信徒佈道會、中華福音使命團、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、大使命中心等，也有地區性的如英國華僑佈道會等。

這些獨立性機構的出現，鼓勵了信徒在經濟或實踐上，參與延福的工作。

## 新的延福機構和新的發現

二十世紀初，更多信心機構被創立。

年輕的金綸湯遜與威廉克理及戴德生一樣，充滿關懷未聞福音民族的心志。他在南美洲的危地馬拉，看見印第安人因不懂西班牙語而讀不到聖經，知道世上仍有未得之民，於是努力為世上被忽視的部族奔波。開始時，他希望幫助一些機構去接觸部族，可是不得要領，結果要自行成立一個機構。威克里夫聖經翻譯會（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）就是為接觸這些新發現的未得之民而成立的，讓他們有機會用母語讀聖經。從 1934 年舉辦第一次語言學及翻譯訓練班的「威克理夫營」（Camp Wycliffe），至今快 90 年了。

二十世紀也產生了不少新形式的機構，各有不同的服務重點。例如新部族差會（New Tribes Mission），從名稱可見其工作重點是接觸族群；也有福音錄音事工（Gospel Recording）、延福飛行團契（Mission Aviation Fellowship）等，都是

運用新科技去接觸部族或與世隔離的群體。二次大戰後，也有利用無線電波廣播的機構，如遠東廣播、環球廣播，福音訊息可以穿越地域的限制，進到偏遠的地區，這都是為克服政治的限制、環境的阻隔而興起的機構。再有「耶穌傳」的製作，並已翻譯成多種語言，這些都是利用現代化的技術，幫助傳福音的工作。在印度，也有新的發現。第二代使者馬蓋文（Donald McGavran），發現印度人信主之難，原因不在語言差異，而是社會文化的阻隔。印度傳統的不平等種姓制度，形成僵化的社會結構，在眾多的族群之間形成了藩籬，彼此不接納，難以跨越去傳福音。馬蓋文在從事傳福音工作時，發現了一個普遍性的類別，今日一般稱為「群體」（People Groups）。他發現，一個群體一旦出現了基督徒，可以隨著這個突破繼續深入，在這個群體中建構「上帝的橋樑」。即由這個信主的族人作為橋樑，向族人傳講福音，是一個很有效的策略。當有一定數目的族人信主了，便能有正常的佈道工作並順利建立教會了。換句話說，是由族人向同族人傳福音，這就沒有了文化和語言的阻隔，對整個族群歸主產生很大的果效，這是福音工作的一大突破。但馬蓋文並沒有創立一個新的機構，卻積極在教會增長及前線工作兩方面努力推動及寫作，鼓勵使者在已進入的群體中繼續深入，也向未發現和未能進入的群體中繼續探討。

這些新的機構和新的發現，都有利於延福事業的發展，不但使延福事業邁向多元發展，也使信徒有更多的參與機會。

## 延福機構的角色

這樣看來，延福機構的角色，對延福使者和工場上的工作都很重要。

一個使者加入了一個延福機構，這機構要承擔的責任不輕。

首先，並不是有延福心志的人便可以加入，機構會挑選，要看這位使者的負擔和才幹是否配合所關注的事工，是否能一同發展。另一方面，機構要幫助這個使者在工場上發揮他最大的功能，也要幫助他所屬的堂會成為最好的支持者。

延福機構必然也要關心使者，同時也有責任輔助他在個人和事奉上成長，並為使者在工場上做各樣的安排，考慮他的語言學習、住屋、子女教育、述職、健康、退休等各方面不同的需要，同時也要作各樣的支援。

延福機構與使者的堂會要有緊密的聯繫，兩者的關係絕不僅僅只建立在經濟奉獻

上。當有信徒透過延福機構被差派出去時，延福機構就有責任讓堂會知道使者的狀況，可以隨時得到想知道的資訊，讓堂會能清楚而具體地關心使者。

延福機構與堂會、使者之間，也是一種屬靈的關係，不單在差派上，更要在支持、關懷和代禱上同心合意。這三點在服侍的事工上同等重要，要能齊頭並進，向著同一目標奔跑，才能使延福事業往前邁進，有長足的發展。

## 今日的延福支援

二十一世紀的今天，創啟世界佔了全球的絕大部分，延福模式也要創新多變。創啟世界一般不喜歡有組織的差派，也不歡迎宣教士入境，所以有不少人只由堂會或弟兄姊妹支持，單身上陣，不經過既有的傳統延福機構，不稱宣教士，只稱延福使者；也有一些人與工場的一些單位有聯繫，不經由堂會或機構，而自行到工場去，從事貿易、小生意，或從事教學等工作。他們可以怎樣獲得支援？

縱使背後有機構支持的一位延福使者或一個延福家庭，在工場上默默耕耘，也需要團隊的支援、問候和關心。從上面的研習，我們知道威廉克理當年背後也有一個團隊作後援，在工場上也有團隊同工，才能完成這麼多的工作。所以，孤身前往，不經由教會或機構而到工場去的人，也需要有團隊在背後支援。在第四課，我們提到保羅的服侍，也是有一個團隊的。

支援的團隊最好由一群彼此熟悉，又認識工場情況的人組成，委派一或兩位負責統籌，與前方的使者聯繫。不要人人都與使者聯繫，特別是在高度敏感的創啟地區，這可能影響使者的安危和工作。在工場上，使者最好能與在當地的同路人結成團契，彼此支援。縱然沒有同路人，也需要與一些當地人或在當地的同胞，有比較深入的交往，以備發生事故時能有支援。無論已信主或未信主的都可以成為支援，未信的更可以成為延福對象。

這樣的一個支援團隊，沒有既定的守則可遵循，各處地方的環境也有不同，需要看實際的情況而靈活處理，難以盡寫。

## 延福機構和工場教會的關係

作為一個使者，要留心一件事，就是要交棒給本地人。如何將在工場上建立的教會和事工交棒，一些學者建議有四個發展階段：

## 第一階段—拓荒期

初到工場，屬開荒階段，使者需要各種恩賜，特別要有領導的恩賜。因為沒有當地信徒或其他人可帶領，使者凡事都要親力親為，這是一段最艱難的時期。

## 第二階段—家長期

過了拓荒期後，教會或事工建立起來了，這時期需要有教導恩賜的使者來帶領。幼嫩的教會或事工有如成長期的兒童一樣，需要家長陪伴和指導，但要避免「家長主義」，不要事事由使者來決策，要給予當地人合適的參與。

## 第三階段—伙伴期

到了這個階段，使者與當地團隊的關係要轉變，需要由父母與子女的關係，轉變為成人與成人的關係，彼此配搭。改變，對雙方都有難處，當地人需要由依賴轉變為獨立處事，使者也需要讓當地人承擔更多的責任，雙方都需要適應。但這是讓當地教會或事工長大成人的階段，使者要學習放手，這是交棒必須的經歷。

## 第四階段—參與期

到了這個階段，工場的教會或事工應該發展成熟，可以負起領導和教導當地信徒的責任，就是到交棒給本地人的階段了。機構未必需要撤離，但仍留下來的使者只宜參與，不要作領導，同時應運用恩賜去鞏固當地人履行太二十八 19-20 的責任，同時也要籌算到別的地區，開始第一階段的開荒工作。

借用著名學者魏恩的觀點：「從成立教會的角度來看一個延福工場的工作，是要建立一個『自立』( self-supporting )制度，就是由本土牧者牧養的一個本土教會。因此，要衡量一個延福工場的進展，要視乎本地同工受訓的情況及本土牧者所負的職責。當使者看見有由本土牧者栽培成長的會眾，堪當牧者，就可以引退，逐漸把自己的職責交予本地牧者，**工場順利移交**是值得慶幸的。直至完全移交後，這地區便成為一個基督教團體，使者和所有差會**應移往下一個地區去**。」這個做法，也非常合適用於我們今日的延福服侍上，魏恩這個觀點到現代仍然合用。

上面四個階段是由開始至成熟的過程，一個人成熟了，作家長的就要放手讓他們獨立，只能從旁提點，一切決策交由他們來訂定。華人有一句老話「養兒一百歲，長憂九十九」，正合我們參考。對！保羅不也是這樣嗎？建立了教會，保羅就離開了，但對自己所建立的教會一直關心，卻是放手。保羅栽培了提摩太和提多，也把責任交予他們，但仍一直關心和鼓勵。

## **總結**

這一課給予我們很好的研習。從威廉克理和團隊的服侍，我們看到一個整全模式的延福服侍，不單單改變社會，也改變了人的信仰。

從威廉克理團隊的支援，我們看到延福工作不是一個人孤軍作戰，而是團隊一起作工，彼此配搭。在這方面，聖經借保羅團隊給了我們明顯的教導。

從工場事工的四個發展階段，也從保羅建立教會和培育接棒人所走過的路，讓我們明白延福使者和所屬教會及機構需要的學習。

希望這一課的研習，讓我們明白，華人教會在今日的環境中可以如何實踐延福。

### **思考問題：**

1. 威廉克理願意「望神作大事，為神作大事」，並向上帝獻呈生命。你自己或教會在這方面有甚麼期待或異象嗎？假如上帝邀請你及弟兄姊妹為延福工作作更大的夢，你有膽量作多大的夢？擔任甚麼角色？
2. 莫拉維亞兄弟會及威廉克理等人甘願為主獻上一切，來完成上帝的托付，試數算一下你所擁有的一切，有甚麼你已經為上帝擺上？有甚麼仍然未能完全放手，為甚麼？
3. 假如上帝現在呼召你和你的家庭，出發到祂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延福，你願意嗎？是甚麼使你猶豫或擔心？
4. 支援團隊對使者非常重要，並非只是偶然、間歇性的在金錢、禱告或精神上支援，而是持之以恆，全方位的委身。你的教會有支持特定的延福使者嗎？如何支援呢？馬士曼與華德等人的榜樣，如何鼓勵你和教會呢？

### **禱告：**

求主賜下異象，也讓我們有信心及膽量，去期待上帝在全地作超乎想像的延福大事，更求主擴闊我們的界限，去為祂的延福計劃全然委身，毫無保留地成為祂忠心的延福使者及支援團隊。